

老舍文集

第二卷



老舍文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老舍文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7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frac{1}{4}$ 插页 3

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8,000

书号 10019·3123 定价 1.55 元

第二卷说明

本卷收入《小坡的生日》、《离婚》、《牛天赐传》三部长篇小说。

《小坡的生日》写于1929年至1930年，发表在1931年的《小说月报》上，原书初版于1934年。

《离婚》写于1933年，同年出版。现在收入本卷的是1963年经作者校订，并略作删改的我社版本。

《牛天赐传》写于1934年，发表在同年的《论语》上，原书初版于1936年。

《小坡的生日》与《牛天赐传》现在根据初版本校勘，并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收入本卷。



一九三一年于济南

小坡的生日

老舍

(一) 小坡和妹妹

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貨店時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是父親的兒子移居到小坡後生的，他這個名字，雖沒有哥哥的那個那麼大方好聽，可是一樣的有來歷，不發生什麼疑問。

可是生妹妹的時候，貨店仍舊開在小坡，為什麼她也不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仙呢？每逢叫妹妹的時候，便有點疑惑不清楚，小坡在家庭裏在學校左右鄰近旅行的經驗和從各方面的探聽，新加坡的街道雖是沒有叫仙仙的，你說這可怎麼辦！

這個問題和「妹妹為什麼一定是姑娘」一樣的不能明白，哥哥為什麼不是姑娘？妹妹為什麼一定叫他做「哥哥」？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開頭的別想，一想起綢緞得要命。

綢緞這樣說：大坡是在那兒生的，小坡和仙仙又是在那兒生的，這已經綢緞半天的了，有時候綢緞還這麼說：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溝裏撿了來的，他自己是從小坡的電線杆子旁邊帶來的，妹妹呢是

由香櫞樹葉裏泡來的，好呀，香櫞樹葉和仙仙兩字的關係又在哪裏？況且「生的」和「撿來的」又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綢緞，綢緞，好綢緞！」一點兒也不錯。

也只好綢緞着吧！問父親去，問父親是天底下地上頭最不好惹的人，他問你點兒什麼，你要是搖頭說不上來，登時便有板耳瓜子的危險，可是你問他的時候，也猜不準他是知道，故意不說呢？還是他真不知道，他總是板着臉說：「少問！」「聽上他的嘴！」你看，臉上嘴不能唱歌還是小事，這怎麼吃香櫞了呢！

問哥哥吧？那怎麼有心有膽的去問哥哥呢？他把那些帶書見的書本全藏起去不給咱看，一想起哥哥來便有點發慌，「你等着！」小坡自己叨叨着：「等我長大發了財，一買就買兩角錢的書！」一大堆全是帶書見的把書兒藏下來，都貼在背後上，給大家看呀！

問妹妹吧？唉，問了好幾次啦，她老是搖着兩個大黑圈子，一邊兒翻一邊翻着細氣的呢？「綢緞，綢緞！」又問我為什麼叫仙仙呢？於是綢緞把被子留下，不叫再和她一塊兒玩兒，這種戲弄是小坡最害怕的，因為父親愛仙仙，母親也愛她，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

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小说月报》

二十二卷一月号之一页

第二卷

目 录

小坡的生日	1
离婚	147
牛天赐传	369

小坡的生日



一 小坡和妹妹

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他这个名字，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可是一样的有来历，不发生什么疑问。

可是，生妹妹的时候，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为什么她也不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每逢叫妹妹的时候，便有点疑惑不清楚。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你说这可怎么办！

这个问题和“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一样的不能明白。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简直的别想，哎！一想便糊涂得要命！

妈妈这样说：大坡是在那儿生的，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儿生的，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妹妹呢，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好啦，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关系又在那里？况且“生的”和“捡来的”又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妈妈，妈妈，好糊涂！”一点儿也不错。

也只好糊涂着吧！问父亲去？别！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他问你点儿什么，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登时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险。可是你问他的时候，也猜不透他是知道，故意

不说呢；还是他真不知道，他总是板着脸说：“少问！”“缝上他的嘴！”你看，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还怎么吃香蕉了呢！

问哥哥吧？呸！谁那么有心有肠的去问哥哥呢！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去不给咱看，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你等着！”小坡自己叨唠着：“等我长大发了财，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一大堆，全是带画儿的！把画儿撕下来，都贴在脊梁上，给大家看！哼！”

问妹妹吧？唉！问了好几次啦，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子，一边儿跑一边娇声细气的喊：“妈妈！妈妈！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因为父亲爱仙坡，母亲哥哥也都爱她，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天下那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

“昨儿晚上，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是咱小坡不是！”小坡撇着胖脚指头一一的数：“前儿下雨，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咱，小坡呀！不叫我和她玩？哼！那天吃饭的时候，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咱，……”想到这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处，不好意思算的事儿，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

还是问母亲好，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可是多么好听呢。把母亲问急了，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说：

“妹妹叫仙坡，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

小坡听了，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

“妈！昨儿晚上，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他对我说：小坡，给你这几个柚子。说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

妈妈没法子，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妹妹为什么叫仙坡，到底还是不能解决。

大坡上学为是念书讨父母的喜欢。小坡也上学——专为逃学。设若假装头疼，躺在家里，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既不得畅意玩耍，母亲一来，还得假装着哼哼。“哼哼”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哼，哼哼，噗哧的一声笑出来了。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那里去。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父亲一回来，她便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世上谁也好惹，就是别得罪父亲。那天他亲眼看见的：父亲板着脸，郑重其事的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瓜子。看门的印度，在小坡眼中，是个“伟人”。“伟人”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那末，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至少还不挨上四个或八个耳瓜子之多！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打在脑袋上，啣！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到学校里，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去。在街上，或海岸上，玩耍够了，再偷偷的溜回来，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反正和哥哥不同班，他无从知道。哥哥要是不知道，母亲就无从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也就无从晓得。家里的人们很象一座小塔儿，一层管着一层。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想想！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象个大傻子，多么可笑！

这样看来，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倒是妹妹不好防备：她专会听风儿，钻缝儿的套小坡的话，然后去报告母亲。可是妹妹好说话儿，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她便膏菱着小嘴，一

声也不出了。

而且这样贿赂惯了，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妹妹也不信。

“仙！我捡来一个顶好，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

“那儿呢？二哥，给我吧！”

小玻璃瓶儿换了手。

“仙！我又逃了学！”

“你没有，二哥！去捡小瓶儿，怎能又逃学呢？”

到底是妹妹可爱，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的告诉她一番，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

“只要你爱你的妹妹，逃学是没有危险的！”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

小坡有两个志愿，只有他的妹妹知道：当看门的印度，（新加坡的大一点的铺户，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和当马来巡警。

据小坡看：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挂满长长的胡子，高鼻子，深眼睛，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大白汗衫，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全装着，据小坡猜，花生米，煮豌豆，小槟榔，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花红柳绿的裹着带毛的大黑腿，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鸭儿。一天到晚，不用操心做事，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所闲得不了啦，才细细的串脚鸭缝儿玩。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鸭缝的自由。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黑的太黑，白的又太白，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黑得适可而止。（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

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不用进屋里去，也用不着到时候就

非睡去不可。门前一躺，看着街上的热闹，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妈妈也不来催促。（老印度有妈妈没有，还是个问题。设若没有，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设若有呢，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困了呢，说睡就睡，也不用等着妹妹，——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替她放好蚊帐，盖好花毯，他自己才敢去睡。不然，他老怕红眼儿虎，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把妹妹叼了去；把蚊帐放好，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

“仙！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叫我给你看门。你看我是多么高大，多么好看的印度！”

“我是个大姑娘，姑娘不开铺子！”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

“你不会变吗？仙！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天天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仙要变男人啦！这样，你慢慢的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可是，仙！你别也变成印度；我是印度，你再变成印度，咱们谁给谁看门呢！”

“就是变成男人，我也不开铺子！”

“你要干什么呢？仙！啊，你去赶牛车？”

“呸！你才赶牛车呢！”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想了半天：“我长大了哇，我去，我去作官！”

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低声的嘀咕：“仙！作官和作买卖是一回事。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他在中国的时候，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所以才来开国货店。”

“呸！”仙坡一点也不明白，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

“仙！父亲说啦，作买卖比作官赚的钱多。赶明儿哥哥也去开铺子，妈妈也去开铺子。可是我就爱给‘你’看门。仙，你看，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小坡说着，直往高处拔脖子，立刻觉得

身量高出一大块来，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

仙坡看着二哥，确是个高大的印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有点不顺，终于说：“偏不爱开铺子吗！”

小坡知道：再叫妹妹开铺子，她可就要哭了。

“好啦，仙！你不用开铺子啦，我也不当印度了。我去当马来巡警好不好？”

妹妹点了点头。

马来巡警背上扛着一块窄长的藤牌，牌的两端在肩外出出着，每头有一尺多长。他站定了的时候，颇似个十字架。他脸朝南的时候，南来北往的牛车，马车，电车，汽车，人力车，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往东西走的车辆忽啦一群全跑过去。他忽然一转身，脸朝东了，东来西往的车便全停住，往南北的车都跑过去。这是多么有势力威风，趣味！假如小坡当了巡警，背上那块长藤牌，忽然面朝南，忽然脸向东，叫各式各样的车随着他停的停，跑的跑，够多么有趣好玩！或者一高兴，在马路当中打开捻捻转儿，叫四面的车全撞在一块儿，岂不更加热闹！

妹妹也赞成这个意思，可是：

“二哥！车要是都撞在一处，车里坐的人们岂不也要碰坏了吗？”

小坡向来尊重妹妹的意见，况且他原是软心肠的小孩，没有叫坐车的老头儿，老太太，大姑娘们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他说：

“仙！我有主意了：我要打嘀溜转的时候，先喊一声：我要转了！车上的人快都跳下来！这么着，不是光撞车，碰不着人了吗？”

妹妹觉得这真好玩，并且告诉他：“二哥！等你当巡警的时

候，我一定到街上看热闹去。”

小坡谢了谢妹妹肯这样赏脸，并且嘱咐她：

“可是，仙！你要站得离我远一些，别叫车碰着你！”

小坡是真爱妹妹的！

二 种族问题

小坡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人，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在最近，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勾抹了去，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抵制仇货；父亲——因为开着国货店——喊得特别厉害，一提起日本来，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蛤蟆的还粗。小坡心中纳闷，为什么日本人这样讨人嫌，不要鼻子。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书中发现了一张日本图，看了半天，他开始也有点不喜欢日本，因为日本国形，不三不四恰象个“歪脖横狼”的破炸油条，油条炸成这个模样，还成其为油条？一国的形势居然象这样不起眼的油条，其惹人们讨厌是毫不足怪的；于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

可是这并不减少他到底是那国人的疑惑。

他有一件宝贝，没有人知道——连母亲和妹妹也算在内——他从那儿得来的。这件宝贝是一条四尺来长，五寸见宽的破边，多孔，褪色，抽抽疤疤的红绸子。这件宝贝自从落在他的手里，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就是有一回，把它忘在学校里了。他已经回了家，又赶紧马不停蹄的跑回去。学校已经关上了大门，他央告看门的印度把门开开。印度不肯那么办，小坡就坐在门口扯着脖子喊，一直的把庶务员和住校的先生们全嚷出来。先生们把门开开，他便箭头儿似的跑到讲堂，从石板底下掏出他的宝贝。匆忙着落了两点泪，把石板也摔在地上，然后三步两步